東坡先生文集綱目

東萊呂祖謙伯恭標註

卷之一

論

易論七八九六不可強為之說
書論王霸
詩論比興
古不可泥
聖人之言觀其辭氣之所向

卷之二

論

春秋
君恩厚至論古之聖人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
以申
子從先進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禮

卷之三

論

王者不治夷狄 論春秋疾以中國流入於夷狄

形勢不如德 論形勢有二說

既醉備五福 論詩美其全享是當然之福

劉愷丁鴻孰賢 論鴻賢於愷

礼以養人爲本 論礼之不明起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

礼義信足以成德 論有大人小人之事

卷之四

論

中庸上 論誠明之所入

中庸中 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其所終極

中庸下 論其卒內之於中庸

正統上 論名實

正統中 辨章子霸統之言以全歐陽子之說

正統下 論章子霸統之說傷乎名而喪乎實

卷之五

論

大臣上 論小人得君法不可擊

大臣下 論欲去小人戒乎欲速

思治 論豐財強兵擢吏三者之說

續楚語 辨抑宗元論封建非是

續歐陽子朋黨 論姦不可長小人不可不容

卷之六

王論 易 兩 二人

王之 士之 論

秦 論秦於取齊拙於取楚

郡一 論封建不復

始皇一 論人主不可用隨尹而果殺

始皇二 論人主不可棄礼趨便利

漢高帝 論人臣因君之資以進說則易爲力

魏武帝 論帝長於料事不長於料人

卷之七

論

伊尹 論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

周公 論攝政非得已

戰国任俠 論設法処之不可尽去

管仲一 論孔子未嘗不予威公管仲

管仲二 論兵法

范文子 論爰君以德

伍子胥 論鞭尸藉館非其罪

范蠡 論才有餘道不足

商君 論司馬遷有大罪二

卷之八

論

樂毅 論毅未知大道

孫武一 論武智有餘而未知所以用智

孫武二 論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

范增 論羽殺卿子冠軍范增當去

留侯 論炮上老人非鬼物

賈誼 論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

鼂錯 論錯之所以自全者乃所以自禍

霍光 論才不足而氣節有餘

諸葛亮 論用仁義詐力以取天下所以無成功

孟軻 論道
荀卿 論好爲異說
揚雄 論性
韓愈 論愈於聖人之道知好其名未能樂其實
韓非 論申韓之罪原於莊老之學

卷之十

策

御試制科

道遠由於不勤
德教不至
田野未盡闢
二虜後宮之費
禮樂未具
御臣未得其術
闕政尚多
邊境非實安
軍冗官冗之弊
賞罰未當

卷之十一

進策

擬進士對御試

還中書之政
橫山之功
禮之不備
救弊之術
日蝕本陽氣不能復險
淫巧僭差在於身率
前世治迹不同
相職不舉
雨水由陽氣汗漫而不收
治內擿姦不可偏廢
風雅所係不一
女謁太甚
去青苗之弊
百工之事
和之不致
至治之迹

卷之十二

策略一 論方今之執在於蕩滌振作
策略二 論清中書之務

策略三 論天下所以不至於大治失在用人而不能信也
策略四 論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
策略五 論通上下之情以深結天下之心

卷之十三

策別

課百官

厲法禁 論行法當自大臣始
抑僥倖 論改官當參考其才器優劣
決壅蔽 論壅蔽之弊在於事繁而官不勤
專任使 論京兆府大司農其任不可不久
無責難 論舉官之弊
無沮善 論用人之術

卷之十四

策別

安萬民

敦教化 論欲民知信義當實其言而去其貪
勸親睦 論復宗法
均戶口 論闢二利
較賦役 論虛實
教戰守 論民兵
去姦民 論大亂之本起於小姦

○卷之十五

策別

厚貨財

省費用 論去無益之費
定兵制 論土兵可以制訓

○訓兵旅

蓄財用 論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較之以可見之實
練軍實 論使民得更代為兵兵得復還為民
倡勇敢 論倡莫善

策斷

策斷上論二虜

策斷中論西戎

策斷下論北狄

○卷之十七

策

禹所以通水之法

修廢官舉逸民

天子六軍之制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爲盜之由

○策問

孔子贊易有申爻辭而無損益者

王弼引論語之文以解易當否

韓子論荀揚荀卿譏六子班固論子長范曄論班固

漢之禍凡六變

關中戰守古今不同與夫用兵之難易

取人用人之法

賞功罰罪之疑

引經斷獄

漢唐不變秦隋之法近世乃欲以新易舊

勤而或治或亂斷而或興或衰信而或安或危

隋文帝戶口之蕃倉廩府庫之盛

漢文帝之行事有可疑者三

宰相不當以選舉爲嫌

省冗官裁俸給

師仁宗之忠厚法　神考之勵精

擬殿試

書
上神宗皇帝凡三節
㊀結人心　創司之失
遣使之弊　水利之擾
雇役之弊　均役之弊
青苗之擾　㊁厚風俗
招徠新進之弊　爵祿不可躁求
㊂存紀綱　獎臺諫
○卷之十九
奏議
書
論時政 論青苗助役均輸抑配非便
代滕甫論西夏 論宜以緩取
代滕甫辯謗乞郡
○狀
朝辭赴定州論事 論聽政之初不可輕有更改
論學校貢舉狀 論知人之法在於責實
劄子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 御
代張方平諫用兵
卷之二十
書
應舉上兩制 論安聖賢之分則不知責賤之爲差
上富丞相 論進說於人必其人有間之可入
上曾丞相 論人不可誇辟以求售
上梅直講 論師友
上韓太尉 論世變
上劉侍讀 論才氣
卷之二十一
書

荅黃帝書 論文
荅李端叔 論出處
荅李蔿 論喪礼
荅張文潛 論文
荅毛滂 論文章高下
荅俞括 論文貴切用
荅王庠 論史
荅謝李廉 論文
荅劉沔 論文選

記

莊子祠堂
蓋公堂
喜雨亭
超然臺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

南安軍學
韓魏公醉白堂

卷之二十二

記

李君藏書房
張君墨寶堂
王君寶繪堂
李太白碑陰

序

六一居士集
范文正公文集
樂全先生文集
鳧繹先生詩集
錢塘勤上人詩集
邵茂誠詩集

杭州送進士詩

南行前集

卷之二十三

通英進讀

漢高祖赦季布唐盛突通不降高祖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

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狄山論匈奴和親

唐太宗夢虞世南

文宗訪鄭公後得魏謩言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顏眞卿守平原以抗安祿山

評史

堯不誅四凶

宰我不叛

管仲分君謗

商君功罪

王翦用兵

孟嘗君賓狗盜

○評史

歷代世變

漢武帝用王恢策

穆生申公去就

酈寄幸免

司馬相如創開西南夷路

竇嬰田蚡

王韓論兵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趙充國思忠可量

直不疑買人金償亡

揚雄言許由

西漢風俗諂媚

兩漢用刑輕重不同

邳彤漢之元臣

○卷之二十四

評史

朱暉非張林均輸

曹袁興亡

周瑜雅量

管幼安賢於荀孔

唐彬

孟嘉與謝安石相君

庾亮不從孔坦陶回言

郄方回郄嘉賓父子

晉宋之君與臣下爭善

齊高帝欲等金土之價

王景文

唐太宗借隋吏以殺兄弟

褚遂良以飛雉入宮爲祥

李靖李勣爲唐腹心之病

白樂天不欲伐蔡

韓愈優於揚雄

評文選

文選去取失當

劉子玄辨文選

李善注文選

五臣注文選

卷之二十五

雜說

剛
稼
日諭
太息
罪言
論文
愼改竄
記講筵
問養生
字說
文與可
趙德麟
雜書
六一居士傳後
篆髓後
吳道子畫後

卷之二十六

贊
延州來季子 并序
孔北海 并序
王元之 并序
碑
潮州韓文公廟
銘
漢鼎 并序
三槐堂 并序
德威堂 并序
九成臺

東坡先生文集綱目

東萊標註東坡先生文集卷之一

論

易論七八九六非義所在不可強爲之說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姑於八卦至於六十四此其爲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恥其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闊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不言欤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開言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爲數紛乱而不可考則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託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爲老陽而七爲少陽六爲老陰而八爲少陰此四者者天下莫知其所爲如此者也或者以爲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爲少而九爲老至於老陰苟以爲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爲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之也

之所為少而三人豈得與於其間而論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考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為老或為少者為夫揲蓍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蓍焉而求之揲蓍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為老陽得八而以為少陰得七而以為少陽得六而以為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為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為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為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陽老陰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蓍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蓍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多少而各為處果何以為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為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以強為之說也

書 論王霸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国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哉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李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亹亹而不倦務使天下尽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為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曲死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為迂於濡滯迂遠而无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无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无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為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无間相与吁俞嗟嘆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見論下以求曲直之際當亦无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之會

曾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自安君不之勢闊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為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齟齬其上之書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勉而待之而不倦哉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為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于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曁余同心我先后將降尔罪曁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為天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為故无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无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為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為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為不同也哉

詩　論比興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夸乃皆曲為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強牽合以為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為經惟其礼与春秋合然後无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為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況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及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乱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第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无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為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洽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雎鳥河之洲旬

有樛木曷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喫二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為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為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強為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為文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躰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為興夫与之為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二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殼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為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二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与比同而无強為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无勞矣

禮論古不可泥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為礼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礼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乱夫古之人何其知礼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无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无所忤其身安於礼之曲折而其心不乱以能深思礼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睟然見其面而益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者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変易更数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録三代礼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傴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二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乱而不中節此无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強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汙樽杯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為是足以養生送死而无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尽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焉其血毛豚解而腥之躰解而爓之以為是不忘本而非以為後世之礼不足用也是以退而躰其大豕牛羊實其黍粱籩豆

三代行礼之易

後世好古之失

鋼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產於上古之說選懊而不決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韍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奠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礼坐於床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礼之意尚可依倣以為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躰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采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与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礼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

不安

聖人之言甚明而易知

准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春秋 論求聖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向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忽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為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於方册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意何也天下之人以為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為深遠而不可曉且天下何不以已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為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為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无疑也

若大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雖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有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无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救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无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為喜而何足以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為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為吳仲孫怒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東萊標註東坡先生文集卷之一

東萊標註東坡先生文集卷第二

論

刑賞忠厚之至 論古之聖人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无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与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皐陶為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皐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无賞賞之過可仁可以罰可以无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

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重巽以申命 論号令

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爲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爲煖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敲乎太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窾室蔀屋之下發達万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枝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貨而敗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之九五三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祥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

主道　伊尹　管仲　商鞅

巽之道上下順也

孔子從先進　論君子莫重乎始進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彊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彊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鬷蔡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衒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斬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礼樂野人也後進於礼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礼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礼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礼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乎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无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

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尽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誘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論邪正定於礼

爲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礼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礼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礼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礼而定其位至以爲有礼則生无礼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学礼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乱臣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无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断於礼凡春秋之所褒者礼之所与也其所貶者礼之所否也記曰礼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断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究於礼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礼義之大宗也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変事而不知其權夫礼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辯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爲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爲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也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切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爲正之則世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僞也故其書曰冬十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无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殁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宰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万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鼈黿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五教行棄爲后稷而烝民粒世濟其德至于湯武拯涂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世數十而民不叛豈有他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无以相過則智勝而已智既相以相傾則力爭而已至秦之乱天下蕩然无復知有仁義矣漢高祖以三尺劒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戡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无事以爲子孫无窮之計而武夫謀臣夆非其人莫与爲之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而叔孫通亦曰儒者難於進取可与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因礼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終莫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言如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是此以五穀伐病也秦始皇燔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之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悉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

論聖人不敢求速成之功

昔者聖人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長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勤於遲久故

其欲所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
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
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
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
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
以賛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
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
爲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居以爲別合食之
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
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
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
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
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鄉食飲之節
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紹之傳命此
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

憂其始之不幸

止則君臣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
焉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
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合
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好德錫之福 論皇極之道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也故爲之大中之
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之爲皇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
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賢者俛
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爲俛與跂者皆非其自然而猶有以彊
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爲之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終可以歸皇
極之道者是皇極而已矣敔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
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悲天下有爲善之心而不得爲善
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爲之言曰而康而色曰
予收好德汝則錫之福特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廣
也甘[illegible]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此其[illegible]備也天下未有好

德之[illegible]而自言曰予攸好德聖[illegible]之為其[illegible]好德[illegible]故受而[illegible]
福之天下之為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之又恐夫民之愚而不
或從也故遂其言甲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
誨矣故又為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
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
人有可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攸好德
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予其無好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用心憂其始之不幸而懼其終
之至於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大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
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
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後可以合於
皇極然則先王御天下之術蓋用此歟

東萊標註東坡先生文集卷第二

東萊標註東坡先生文集卷第三

論

王者不治夷狄 論春秋疾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
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
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録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
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子書
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
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
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
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
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
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
為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鄉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
秦楚亦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

夷狄不可一日向中國不可一日背

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録以爲不足録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録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形勢不如德

論形勢之說有二皆不如德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在險太史公以爲形勢雖彊要以仁義爲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籍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歡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爲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爲寇讎強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誅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之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爲国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爲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无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有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摶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因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之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

人爲形勢

以也為形勢

无以合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為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於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為之備患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欤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无諸侯而安无障塞而固矣

既醉備五福 論詩美其全享是當然之福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禮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樂与之同勞功成而民樂与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為已勞苦而不怨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為未也相与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国也又相与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万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欤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无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此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為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万年壽也介介景福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為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尒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无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

詩不可以言語求

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盼盼焉疾視而不能平治又安能循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

劉愷丁鴻孰賢　論丁鴻賢於劉愷

主意

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已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与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与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爲已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无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仁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明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及者請得以畢其說

立長所以明宗

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將亦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李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幹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讓其弟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復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歎也

禮以養人爲本　論禮之不明起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

三代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

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緣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皆禮也則是礼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文紛紜交錯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礼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悌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礼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然有司請定法令削則削筆則筆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樂非夔襄新音代作律謝皇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礼樂何難欤夫刑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礼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乎居治乘養生宜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新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禮義信足以成德　論有大人小人之事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佚而責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逸夫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爲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李衰而道祕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切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爲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並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爲百工蓋

孔子之時則有是說矣夫樊遲親受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其說之將蔓延於天下也故極言其大而深折其辭以爲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敢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而解者以爲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夫樊遲之所爲汲汲於學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爲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榮而使民勞苦獨賢爲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勸課百姓爲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君子以礼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爲尊卑者安爲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使祿之一國者不自以爲多抱關擊柝者不自以爲寡則夫民之勞苦獨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

東萊標註東坡先生文集卷之三

東萊標註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四

論

中庸上 論誠明之所入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者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无有以爲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恥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爲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天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

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孝愼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孝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慍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耶故夫弟子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餘挾其所有倀倀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中　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彊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常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礼爲若彊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爲礼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爲礼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袞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礼之所以爲彊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凡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

由此言之則是聖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聖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夫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礼義而受之万鍾於我何加焉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朋友妻妾之奉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万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夫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為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中庸下 論其卒內之於中庸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為過者之難欲復之中者之難欲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為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是以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為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為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

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莫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爲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爲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中庸耶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正統上 論名實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奚爲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特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實重

正統中 辨章子霸統之言以全歐陽子之說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爲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爲實之視天下之所同焉而加之又爲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彊者是[illegible]非

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彊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尚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耶吾將以聖人恥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恥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耶以天下有君爲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

歐陽子所以与者不同

魏不得爲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爲壽乎其兄魏將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奉天下而受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与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与者吾之所与也歐陽子之所以与之者非吾所以与之也歐陽子重与之而吾輕与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与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少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无益得之爲无益故雖奉而加之篡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无以愧文王而文王亦无所愧於魏晉梁焉

殆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牽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尽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如魏受之於漢晉受之於魏不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与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弑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与之辨以實言之則德与功不如德功不如德与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于晉梁焉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尽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雖乎實故雖晉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尔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

從章子之不失晉梁之實

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柰何其牽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不借乎名而借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誓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无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氣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斉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宝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剛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四

東萊標註東坡先生文集卷 五

論

大臣上 論小人得君法不可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国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癰今人之癰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賊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柏靈之後至於献帝天下之權歸於

主意

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

緊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

唐之衰

時議者以爲天下之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无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国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推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瓔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嚴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无害於国可謂大臣矣

大臣下 論欲去小人戒乎欲速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无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

迫人者其智淺

發蓋主意

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事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絶故其用力也約而无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无信不能不相詐无礼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

章句 深交而无爲者不能深交而无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音

漢高之三以天下屬子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思治 論豐財強兵擇吏三者之術

主意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无功則疑再則勸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為者非其无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无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国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

財之大豐

兵之不

而天下常患无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彊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彊自選牽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者以課吏之法聚而賢者无所勸不肖者无所懲而天下常患无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是則吏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彊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矣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為理之必然如炊之无不熟種之无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為不思而行与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无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費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為屋若子

古之君子先定規模而後從事

居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工石材葦瓦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

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工人不爭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諭者欲休息士民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与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无常責而所發之政无成效此猶適千里不賫粮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彊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力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

規模不定則三患不可得而去

術非難行如難收

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彊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彊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專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无謀蓋世有好劒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劒天下莫敵也劒成而很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幸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而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亦然矣亦如也歟

六姓之國以爲親戚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万人願以北擊燕趙東擊齊南絶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舜世祖以爲落二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既已許吾君則親擊而遂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且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无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斂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與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亡事本无可爲者不從則兵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无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斂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比取契丹可也

續楚語 辨柳宗元論秦建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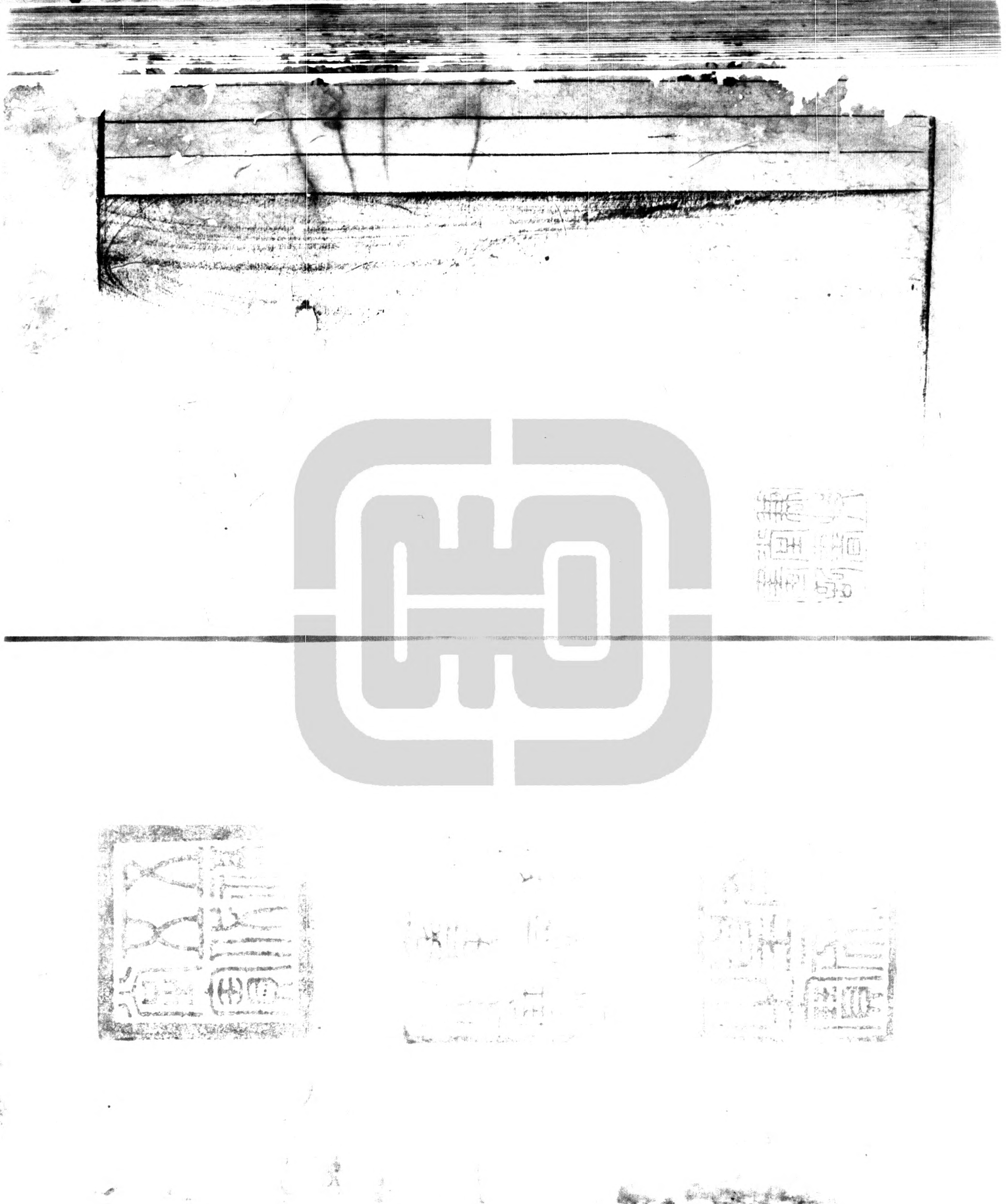
出到者艾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艾及祥宗大將死

士所患士大夫信於朝廷者不篤

[illegible]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礼之末父將死之言且礼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之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子孟僖子卒使其子孝礼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譁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於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礼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礼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抚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蘧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

續歐陽子朋黨論 姦不可長小人亦不可不容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欤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

去君子易去小人難

微倖復用唯然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害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然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之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无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无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鋭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毋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絶李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去州綽刑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爲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昔曹恭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日復熾忠義益衰以方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